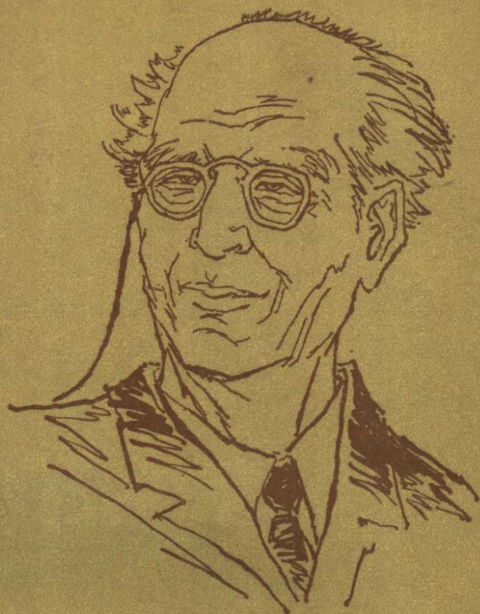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著

演员的道德

中国戏剧出版社

J812.1

演员的道德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著

~~许珂~~ ~~郑露来~~ 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

К. С. 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
ЭТИКА

МУЗЕЙ МХАТ, 1947.

演员的道德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戏剧印刷厂印刷

字数 2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 1/2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8069·159

定价: 0.18 元

内 容 说 明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本书中论述了培养演员道德、遵守艺术纪律、建立剧场秩序的原则及其重要性。他认为剧场是艺术的圣殿，演员要达到舞台艺术的社会目的，必须具有集体创作感和演员的道德，必须遵守剧场纪律，造成创作气氛，以便产生相适应的工作前的状态，为形成舞台自我感觉造成条件。舞台艺术是集体创作，它要求整体性，因此演员必须爱自己心中的艺术而不是艺术中的自己。演员应该与庸俗的卑劣的演员根性作斗争，以身作则，爱护剧场。演员必须善于利用时间，勤于练习，提高技术修养，要具有创作的主动性，能鉴别艺术中的真伪，以便将美好崇高的东西献给观众。同时，作为美的代表者的演员，不但在舞台上，即使在私生活中，也应该是一个具有高尚品质的人。

本书是根据艺术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重排的。

原 编 者 序

在一九四四年“莫斯科艺术剧院年鉴”上登载的“演员的道德”，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篇手稿。在手稿中有很多修正、删节和增补的地方。作者对所举的例子有所更动，把某些例子删去，又重新把它们恢复过来。手稿被删去的某些部分，显然是应该加以修改，并在修改后补进手稿里去的，因为缺乏这些部分就会破坏叙述的逻辑联系。

手稿是用墨水写在稿纸上的，共六十七页，保存在列宁图书馆的手稿部。手稿的各页并没有顺序编号。

显然，这篇文章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已出版的“演员自我修养”书中某一章的未定稿。叙述的形式和同样的人物——学校教员托尔佐夫、学生戈伏尔柯夫、维云佐夫——可以表明这一点。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著作的过程中，从该书抽出这一章，因为他认为所涉及的问题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准备把它作为一本专书来写。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他从事戏剧工作的早期，就注意到剧场的道德问题。

他的妹妹季娜依达·谢尔盖也夫娜·索柯洛娃谈到

过，早在他们的家庭剧团——阿历克舍耶夫剧团里的时候，他对于一切违犯纪律和道德规则的人，就已经是很严厉的了。

在“我的艺术生活”中“奥赛罗”这一章里，谈到在艺术文学协会演出莎士比亚的这出悲剧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道：

“困难重重。首先是我的妻子病了，苔丝蒂蒙娜一角只好换给另一个业余演员去演，但是她表现得不好——妄自尊大，因此我不得不撤换她，以示惩戒。”

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撰写演员的道德这一章的时间，根据他在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写给玛·彼·李琳娜^①的信便可以推想出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从国外归来后，就重新排演“青鸟”^②。在给玛·彼·李琳娜的信上，他附带写着：“晚上留在家里写演员的道德这一章，觉得还不错。昨天星期一，在白天的排演中，把它读给演员们听了。看来好象大家都深思过，所以排演的情形很好。”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日，也就是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逝世前的几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到疗养院去，他象往常一样，把所有的手稿和笔记都带去，以便在住疗养院的期间继续写作；“演员的道德”这篇文章，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你们设想一下，”托尔佐夫对我们说，“你到剧场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再过半小时就要开演了。③在你的私生活中有许多烦琐的思虑和不愉快的事情。住宅里混乱不堪。出现了家贼。他不久以前偷去了你的大衣和一套新衣服。现在你还在提心吊胆着，因为，当你走进化妆室的时候，发觉桌子抽屉的钥匙留在家里，抽屉里却放着一些钱。真的，要是把钱偷去该怎么办？明天又是该付房钱的日期。过期付是不行的，因为你和女房东的关系已经到了最紧张的地步。加上接到家里来信，说父亲病了。这使你很苦恼：第一，因为你是爱父亲的；第二，如果他发生了某种变故，你将要失去物质上的支持，而你在剧场里的薪俸是很微少的。但最不愉快的，是演员们和领导者对你的态度不好。同事们时常作弄你，在演出的时候使你发生意外的事：他们故意遗漏必要的台词结语，或突然改变动作设计，或当你表演的时候，低声对你些侮辱或猥亵的话。而你是一个脆弱的人，于是茫然失措，这恰巧是他们所需要的，是他们取笑的材料。他们是喜欢想出一些恶作剧来解闷和取乐的。

“你们深入地去探究一下这种规定情境再来解答：在这种条件下，容易不容易去准备创作所必需的舞台自我感

觉呢？”

当然，我们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课题，特别是距离开演的时间是那么短促。天呀！连化妆和换服装都来不及！

“对于这一点，你们不用着急，”托尔佐夫安慰我们说。“演员能用习惯了的手在头上戴头套，在脸上涂油彩和黏贴东西。这是自然而然地、机械地进行着的，连你们自己也不会觉得这一切是怎样准备好的。无论如何，在最后的一分钟，你是来得及跑上舞台的。幕正在拉开，而你的喘息还没有定下来。第一场戏的台词总能顺口溜出。在那里，喘息稍定以后，就可以想一想‘舞台自我感觉’了。你们以为我在开玩笑和嘲弄人吧？不，遗憾得很，我们必须承认：以这种不正常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演员责任，在我们的后台生活中是经常遇见的。”托尔佐夫结束了他的话。

顷刻沉默之后，他又继续说：“现在我再给你们描述另一种情景：你私生活的情况，就是家庭的烦恼、父亲有病和其他等等，仍然和以前一样，但在剧场里等待你的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在那里，演员家庭的所有成员，都相信《我的艺术生活》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这本书里说，我们演员是幸福的人，因为在广阔无边的世界里，命运给了我们好几百立方公尺的地方——我们的剧场，在那里，我们能够给自己创造特殊的、美好的演员生活，这种生活大部分是在创作、幻想以及通过集体的艺术劳动，使幻想在舞台上体现的气氛中，在和莎士比亚、普希金、里戈理、莫里哀及其他天才经常

交往的情形下度过的。

“难道这些还不足以建立起世上美好的园地吗？”

“这两种生活样式哪一种值得我们珍重，自然是很清楚的……不清楚的只是用什么方法来达到它。

“方法是很简单的。保护你们的剧场，使它不受任何恶习的侵袭，那样便会自然而然建立起有利于创作和产生你们所必需的舞台自我感觉的良好条件。

“肮脏的脚，不许走进剧场里去。污泥和尘垢在进门时，要去干净，要把套鞋和那一切破坏生活、分散对艺术注意的各种烦琐的思虑、无谓的争闹、不愉快的事情一起搁在室外。在走进剧场之前要唾吐干净。因为进去之后，已经不容许你们随处吐痰了。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演员们从各方面把生活上的各种肮脏行为、谣言、钩心斗角、闲话、诽谤、庸俗的自大心理都带到剧场里来。结果，它就不成其为艺术的圣殿，而成为痰盂、垃圾箱、脏水桶了。”④

“您不知道追求名望和荣誉、竞争、嫉妒等等是人所不可避免的吗！”戈伏尔柯夫为剧场的风习辩护。

“所有这些都该从心里连根铲除掉。”托尔佐夫更加坚决地说。

“难道这是可能的吗？”戈伏尔柯夫继续争辩着。

“好。就假定生活上的烦琐完全去掉是不可能的，但暂时不去想它，而转向更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是可能的。要坚强地、自觉地要求做到这一点。”

“说说倒是容易！”戈伏尔柯夫很怀疑。

“如果这一点你也不能办到，那么，就请随着你家庭的无谓烦恼而生活下去吧，但是只限于你自己，可不要破坏别人的情绪。”

“这更困难。每一个人都想把自己不愉快的事情告诉别人，来减轻心里的负担。”辩论者不同意地说。〔……〕^⑤

“应该永远记住：在人们面前翻寻自己的肮脏衬衣是不文明的，在这上面表现出缺乏自制、藐视周围人们、利己主义、放荡不羁、习惯恶劣……应该断然去掉悲观失望、自暴自弃。在团体中应该微笑，就象有些人那样。他们是不喜欢皱眉头的。在家里或独个儿的时候可以有悲伤和苦恼，但在人们面前应该是奋发、快乐和高兴的。应该在这方面训练自己。”

“我们也想高兴，但怎样去达到这一点呢？”学生们不明白地问。

“要为别人想得些，为自己想得少些。关心到大家的情绪和共同的事业，那时候你们就会觉得愉快。如果一个剧团里有三百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带着快乐的心情到剧场里来，那么这种心情甚至于能够治疗最严重的忧郁病患者。

“自己去钻牛角尖好呢，还是靠三百个人帮助，用共同的力量去掉悲观失望而献身于所喜爱的事业好呢？是谁自由些：是仅仅卫护个人独立性的人呢，还是忘记自己，关心别人自由的人呢？如果所有的人都关心全体，那么，结果，全人类也都成为我个人自由的卫护者了。”

“那是为什么？”维云佐夫不明白⑧。

“这也不明白吗？”托尔佐夫奇怪起来，“如果一百个人中有九十九个人都关心全体的自由，就是说连我的自由也在内，那么，作为第一百个人的我，在这个世界上一定生活得很好。但如果所有九十九个人都只想到自己个人的自由，并且因此而压制别人，就是说连我也在内，那么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我就要一个人去同这所有九十九个利己主义者作斗争。他们只关心到自己的自由，因此他们就不由己地蹂躏了我的独立性。在我们的事业中，情形也是一样：不单让你一个人，而是让剧场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希望你好好的在剧场里生活。那时，才能建立起那种能够克服不好情绪和使你忘掉生活烦恼的气氛。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工作起来就容易些。这种准备工作的意向，这种爽快的心情，以我自己的话来说，我就称之为工作前的状态。这是随时需要带到剧场里来的。

“我们需要秩序、纪律、道德及其他等等，不仅是为了我们事业的共同制度，而主要的是为了达到我们艺术和创作的目的。

“建立工作前的状态的第一个条件，是履行这句格言：‘爱自己心中的艺术，而不是爱艺术中的自己。’因此你们首先要关怀的，是如何使你们的艺术在剧场中成为卓越的艺术。”

* * *

“建立剧场里的秩序和良好气氛的条件之一，是巩固那

些由于某种原因而必须主持某种事业的人的威信。

“当领导人没有被选出或没有被任命的时候，大家可以争论斗争，抗议这个或那个候选人到领导岗位上去；若是某人已经主持某种事业，或者管辖它的一部分，那你为了事业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就要尽力去支持这领导者，他越是软弱，就越是需要支持。要知道，如果领导人不能享有威信，那么整个事业的主要推动中心便会瘫痪。想想看，如果集体的事业没有一个领导者来推动和领导总的工作，那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总是喜欢诽谤、污蔑、破坏那些我们自己曾经加以颂扬的人。如果一个有才能的人并不因为我们的毁誉而升上高位，或者在某一点上超出一般的水平，我们大家总是共同想法给他当头一棒，同时还说：‘不要勇于向上升吧！不要向上爬，向前跳吧！’多少有才能而又是我们所需要的人就是这样被埋没了。只有少数人突破这一切而得到大家的承认和崇敬。可是那些能够把我们抓在手里的无耻之徒却可以走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虽然牢骚满腹，也只能忍受着，因为我们并没有团结一心，所以就很难打倒那恫吓我们的人，而且害怕这样去做。

“演员们、导演们的争夺首席，嫉妒同事们的成绩，根据薪俸和地位来估量人，——所有这些，除了个别情况以外，在我们事业中都是根深蒂固的，并且给我们事业带来很大的害处。我们往往为掩盖自己的虚荣、妒心和阴谋而利用各种漂亮的言辞，如‘高尚的竞争’之类，但是在这种言辞里面总是渗透着演员在后台的那种恶劣的嫉妒和钩心斗角的

毒素，它是毒害剧场气氛的。

“由于害怕竞争或由于庸俗的嫉妬心，演员们是极端反对所有新到他们剧场家庭里来的人的。如果新来的人经受得住考验，那是他们的幸运。但有多少这样的人给吓住了，失掉自信因而毁了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演员好象是个学生，他们也要经过每一个新生入学时被作弄的过程。

“这种心理是多么近乎野兽的心理呀！

“这种野兽的心理，是演员的一种羞耻，除了少数剧场之外，它是普遍存在于演员之间的。首先应该和它作斗争。这种心理不仅强烈地存在于新的演员之中，而且也笼罩着老的演员干部。例如，我就听说过有两个有名的女演员，她们不仅在台后，而且在台上互相谩骂，那种骂人的话连市场上的小贩都要自愧莫如。曾经有两个著名的天才演员，他们要求不经过同一的门或同一的侧幕上场。我还知道有一个著名的演主角的男演员和一个演主角的女演员好几年不相互交谈，在排演中也不直接谈话，而是通过导演。‘请你告诉那个女演员，——男演员说，——她简直在那里胡说八道。’‘请你转告那个男演员，——女演员对导演说，——他是个笨蛋。’

“为什么有才能的人要污损这种极美好的事业，这种他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事业？！就为了他们一些私人的、细微得不值一提的委屈和误解。

“没有及时和自己恶劣的演员根性作斗争的那些演员，

他们最后就会沦到这种堕落和自戕的地步。

“让这成为对你们的一种警告和有所教益的例证。”

* * *

“在剧场里常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年轻人当中比谁都缺乏本领和知识的人，对导演和领导人的要求顶多。他们想和最优秀的人在一起工作，如果那些人不能和他们一起做出奇迹来，那就绝对不加以原谅。初学者的这种要求是多么没有根据啊。

“据我看来，年轻的演员是可以从任何一个只有一点点天赋才能但却有着丰富经验的人那里学到一些什么，借来一些什么的。从每个人那里都可以获得和了解很多东西。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应该学会去攫取那需要的和重要的东西。

“所以不能闹脾气，要去掉吹毛求疵的态度，更细心地注意较有经验的人所给予你们的東西，尽管他们不是天才。应该善于去取得有益的东西。

“学到缺点是容易的，要学到优点却很困难。”

* * *

“许多演员（特别是客串的演员）在排演中有一种不可容忍的习惯，就是只用四分之一的声音唸词。

“谁需要这种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缺乏内心体验甚至是毫无理解地来唸角色的台词呢？这种毫无意思地背诵台词就会使角色游离，因为演员是习惯于匠艺式的表演的。⑦而你们知道，任何的游离都会破坏动作的正确线索。难道

对手需要这样的台词结语吗？他拿它怎么办？对于这种机械地死背台词、抹煞思想和伪装感情的做法该作什么样的表示呢？不正确的台词结语和体验往往会引起对手同样不正确的回答和不真实的感情。谁需要这种‘为了无愧于心’的排演呢？

“因此要知道，演员在每次排演中都要认真地去表演，给予正确的结语，同时正确地按照剧本和角色的规定线索来承受结语。

“这个规则是全体演员必须彼此遵守的，不然排演就失去意义。

“现在我所说的并不排斥下面这种可能性，就是在需要的场合，纵使没有台词，也还是可以体验和交流某种情感和动作的。”^⑩

* * *

“真正的演员——美的创造者、代表者和宣扬者——的使命是多么崇高和高贵，那种为金钱而出卖自己的演员、钻营者和玩票者的匠艺，是多么鄙陋和〔卑贱〕^⑪。

“舞台——是一张白纸，可以作高尚的用途，也可以作卑贱的用途，这就要看舞台上所表现的是什麼，是什麼人和怎么样在舞台上表演。什麼东西没有在脚光面前出现过呢！有美好的、令人不能忘怀的沙尔维尼^⑫、叶尔莫洛娃^⑬或杜丝^⑭的演出，有专演下流节目的咖啡馆剧场，有各种淫秽的笑剧，也有把变戏法、耍武艺、说相声、做恶俗广告等混杂在一起的五花八门的遊艺场。

“如何去划分美和丑之间的界线呢？无怪乎王尔德^⑩说：‘演员——可以是一个教士，也可以是一个小丑。’你们要终生去探索那区别我们艺术中好坏的分界线。有多少演员不明白这个道理，把自己的一生去为坏的服务，因为他们没有能够正确地估计到他们的表演所给予观众的影响。在舞台上闪耀着的不一定全是黄金。不管是在我国，或者是在外国，我们艺术中的这种不严格的态度和无原则性都会使剧场走向完全衰落的地步。同样的原因会妨害剧场在社会生活中占据应有的崇高地位和取得应有的重要意义。

“在我们的艺术中，我不是清教徒，也不是……^⑪我是很豁达地去看剧场发展的远景的。我喜欢快乐和谈谐。”

* * *

“凡是你们想要实行的，凡是为了确立良好的气氛、纪律和秩序(而这一点是必须知道的)所需要的，都首先要通过你们自己来实现。^⑫

“通常在建立创造气氛和纪律时，人们总想在整个剧团中、在剧场这一复杂机构的各部门中一下子就做到。于是就颁布出严格的命令、决议，给违者以处罚。结果所做到的只是表面的形式的纪律，而大家却都心满意足，以有‘模范的’秩序而自豪。然而剧场里最重要的是艺术的纪律。它是永远不能用表面的手段建立得起来的，组织者常常因此失去耐性和信心，认为失败是由于别人的缘故，把过失推到同事们身上，同时还说：‘对这些人，你简直没有办法。’

“试从完全不同的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吧，就是从自己开始，以身作则去影响和说服别人。那时候，你手里就会握有一张很大的王牌，别人就不会对你这样说：‘医生，先治你自己吧！’或者说：‘己不正，勿正人。’

“以身作则——是获得威信的最好方法。以身作则——不仅对于别人是最好的证明，而主要的还是对于自己。当你所要求于别人的，自己已经做到了，你就会相信，你的要求是可以执行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你的要求是困难的还是容易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向别人提出完全无法执行的或过于困难的要求时所经常发生的事情，也就不会有了。在那时候，他变成一个过分苛求的、急躁的、好发怒的人，在认定自己是正确的这种心情下，相信和断定去执行他的要求是毫不费力的。这是损害自己威信的最好方法，而且会使人们这样来谈起你：‘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求的是什么。’”

* * *

“简单说来，良好的气氛、纪律和道德不是用命令、规则、通告，用笔一挥就能建立起来的。这不是靠通常进行集体教育时所用的那种所谓‘批发’的方法能够做到的，——我所说的这一点，要用‘零售’的方法来进行。这不是一种大规模的、工厂式的工作，而是一种手工业式的工作。⑮

“在执行剧团的或其他的纪律要求以及建立所期望的气氛的一切措施时，首先要能忍耐、自制、坚决和镇定。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须很好地去了解你所要求的是什么，明确